

<<自深深处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自深深处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4704816

10位ISBN编号：7544704815

出版时间：2008-4

出版时间：译林出版社

作者：[英国] 奥斯卡·王尔德

页数：318

译者：朱纯深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自深深处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自深深处》是王尔德写给他的同性恋伙伴道格拉斯的一封信，这封信是王尔德在牢狱生活的最后几个月内写成的，信中充满了以道格拉斯爱恨交织的情绪，同时还集中阐述了王尔德的艺术观、生活观。

我不得不把你的生活写出来给你，而你非得领悟它不可。

我人生有两大转折点：一是父亲送我进牛津，一是社会送我进监狱。

碰上你，对我是危险的，而在那个特定时候碰上你，对我则成了致命。

命运将我们两个互不相干的生命丝丝缕缕编成了一个血红的图案，你的确真心爱过我。

即使你拒绝收我的信，我也会照写不误，这样你就会知道，不管怎样，总是有信在等着你。

## <<自深深处>>

### 作者简介

奥斯卡·王尔德 (Oscar Wilde, 1854 -1900), 英国著名才子、诗人及戏剧家。行文演论无不智趣横生, 卓绝才情颠倒众生后世。代表作有小说《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》, 剧本《莎乐美》等, 散文以骇世之作《自深深处》最为著名。其短暂一生精彩无比却充满波折。

1895年因“有伤风化”获罪入狱。

狱中断续写就给情人波西的一封动人长信, 即其死后五年得以发表的《自深深处》。

译者简介: 朱纯深, 英国诺丁汉大学博士, 中国翻译协会委员。

现执教于香港城市大学中文、翻译及语言学系, 兼任《中国翻译》编委及《英语世界》顾问等。

## <<自深深处>>

### 书籍目录

I 印刷本内容自深深处De Profundis给年轻人的隽语哲言（中英对照）译后记英汉对照版及注释（电子版）使用说明注释用参考书目II 计算机光盘本内容精选段落中英文朗诵中文朗诵：蔡伟英文朗诵：Lawrence J.Bruce配乐及混音：孟文豪英汉对照版及注释（电子版）总设计：朱纯深

## &lt;&lt;自深深处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雷丁监狱 1897年1—3月 亲爱的波西： 经过长久的、毫无结果的等待之后，我决定还是由我写信给你，为了我也为了你。因为我不想看到自己在漫长的两年囚禁中，除了使我痛心的传闻外，连你的一行书信，甚至一点消息或口信都没收到。

我们之间坎坷不幸、令人痛心疾首的友谊，已经以我的身败名裂而告结束。但是，那段久远的情意却常在记忆中伴随着我，而一想到自己心中那曾经盛着爱的地方，就要永远让憎恨和苦涩、轻蔑和屈辱所占据，我就会感到深深的悲哀。

你自己心中，我想，将会感到，当我孤独地卧在铁窗内服刑时，给我写信要胜过未经许可发表我的书信，或者自作主张地为我献诗；虽然这样世人将一点也不知道你的所为，不管你选择怎样充满悲哀或激情、悔恨或冷漠的言辞来回应或者叫屈。

毫无疑问这封信中所写的关于你还有我的生活，关于过去和将来，关于美好变成苦痛以及苦痛或可成为欢乐，个中很有一些东西会深深伤到你的虚荣心的。

果真如此的话，那就一遍又一遍地把信重读吧，直到它将你的虚荣心除灭。

假如发现信中有什麼你觉得是把你冤枉了，记住应该感谢世上竟还有什么错失，可以使人因此受到指责而蒙受冤屈。

假如信中有哪怕是一段话使泪花蒙上你的眼睛，那就哭吧，像我们在狱中这样地哭吧。

在这儿，白天同黑夜一样，是留给眼泪的。

只有这个能救你了。

假如你跑到你母亲跟前告状，就像那次告我在给罗比的信中嘲弄你那样，让她来疼你哄你，哄得你又飘飘然得意忘形起来，那你就全完了。

假如你为自己找了一个虚假的借口，过不久便会找到一百个，那也就同过去的你毫无二致了。

你是不是还像在给罗比的回信中那样，说我“把卑劣的动机归咎”于你？

啊！

你的生活中可没有动机。

你只有欲念而已。

动机是理性的目标。

说是在你我的友谊开始时你年纪还“很小”？

你的毛病不是少不更事，而是对生活懂得太多。

少男岁月如晨曦初露，如鲜花初绽，可那纯洁清澈的光辉，那纯真向往的欢乐，已被你远远抛于脑后了。

你脚步飞快的，早已从“浪漫”跑到了“现实”，迷上了这儿的阴沟以及生活在里边的东西。

这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惹上麻烦，向我求助的；而我，以这个世界的目光看是不明智的，却出于怜悯和善意出手相助。

你一定要把这封信通读，虽然信中的一词一语会让你觉得像外科医生的刀与火，叫细嫩的肌肤灼痛流血。

记住，诸神眼里的傻瓜和世人眼里的傻瓜是大不一样的。

艺术变革的种种方式或思想演进的种种状态、拉丁诗的华彩或元音化的希腊语那更丰富的抑扬顿挫、意大利托斯卡纳式的雕塑、伊丽莎白时代的歌调，对这些，一个人可以全然不知，但却仍然充满最奇妙的智慧。

真正的傻瓜，诸神用来取乐或取笑的傻瓜，是那些没有自知之明的人。

这样的傻瓜，我曾经当得太久了，你也已经当得太久了。

别再当下去了。

别害怕。

恶大莫过于浮浅。

无论什麼，领悟了就是。

## &lt;&lt;自深深处&gt;&gt;

同样记住，不管什么，你要是读着痛苦，那我使它形诸笔墨就更加痛蓄。

那些无形的力量待你是非常好的。

它们让你目睹生活的种种怪异悲惨的形态，就像在水晶球中看幻影一样。

蛇发女怪美杜莎，她那颗能把活人变成顽石的头颅，允许你只要在镜中看就行。

你自己在鲜花中了然无事地走了，而我呢，多姿多彩来去自由的美好世界已经被剥夺了。

一开头我要告诉你我拼命地怪自己。

坐在这黑牢里，囚衣蔽体，身败名裂，我怪我自己。

暗夜里辗转反侧，苦痛中忽睡忽醒，白日里枯坐牢底，忧心惨切，我怪的是自己。

怪自己让一段毫无心智的友情，一段其根本目的不在创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友情，完完全全左右了自己的生活。

从一开始，你我之间的鸿沟就太大了。

你在中学就懒散度日，更甚于在大学时期。

你并没有意识到，一个艺术家，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艺术家，也就是说，作品的质量靠的是加强个性的艺术家，其艺术的发展要求思想的默契，心智的氛围，安详悠静的独处。

我的作品完成后你会钦佩赞赏：首演之夜辉煌的成功，随之而来辉煌的宴会，都让你高兴。

你感到骄傲，这很自然，自己会是这么一位大艺术家的亲密朋友，但你无法理解艺术作品得以产生的那些必备条件。

我不夸大其词，而是绝对实事求是地要你知道，在我们相处的那个时候，我一行东西都没写。

无论是在托基、戈灵、伦敦、佛罗伦萨，还是其他地方，只要你在身旁，我就才思枯竭，灵感全无，而除了那么几次以外，我很遗憾地说，你总是呆在我身旁。

比如，就举辨多例子中的一个吧，记得是在1893年9月，我在圣詹姆斯旅馆租了一套房间，这完全是为了能不受干扰地写作，因为我答应过约翰·赫尔写个剧本却完不成合约，他正催着要稿呢。

第一个星期你没来找我。

我们就你的《莎乐美》译文的艺术价值意见不合，这的确并不奇怪。

因此你就退而给我写些愚蠢的信纠缠这件事。

那个星期我完成了《理想丈夫》的第一幕，所有的细节都写好了，同最终的演出本一样。

可第二个星期你回来了，我简直就无法再动笔了。

每天上午十一点半我就来到旅馆，为的是有机会想想写写，省得在自己家里，尽管那个家够安宁平静的，仍不可避免，地会受到打搅。

可是这份心思白费了。

十二点你就驾着车来了，呆着抽烟聊天直到一点半，到那时我只好带你去皇家咖啡座或伯克莱用午餐。

午餐加上甜酒，一顿通常吃到三点半。

你到怀特俱乐部歇了一个钟头，等下午茶时分又出现了，一呆就呆到更衣用正餐的时候。

你同我用餐，要么在萨瓦伊酒店要么在泰特街。

照例我们要等到半夜过后才分手，因为在威利斯菜馆吃过夜宵后这销魂的一天不收也得收了。

这就是我在那三个月过的生活，天天如此，除了你出国的四天外。

当然我过后不得不到加来去把你接回国。

具有我这样心地禀性的人，那情形既荒诞又具悲剧性。

现在肯定你必得意识到这一点吧？

你一个人是呆不住的：你的天性是这样迫切执拗地要求别人关心你，花时间陪你；还要看到你缺乏将心智持续地全神贯注的能力：不幸的偶然——说它偶然，因为我希望已不再如此——即你那时还无法养成在探索智性事物方面的“牛津气质”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这个人从来就不能优雅地玩味各种意念，只会提提暴烈的门户之见——这一切，加上你的各种欲望和兴趣是在生活而不在艺术，两相巧合，对于你本人性灵教养的长进，跟对于我作为艺术家的创作工作，具有周样的破坏性。

你现在必得明白这一点吧？

把同你的友谊，跟同像约翰·格雷和皮埃尔·路易斯这样还要年轻的人的友谊相比时，我感到羞愧。

## &lt;&lt;自深深处&gt;&gt;

我真正的生活，更高层次的生活，是同他们和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。

同你的友谊所导致的恶果暂且不说。

我只是在考虑那段友谊的内在质量。

对于我那是心智上的堕落。

你具有一种艺术气质初露时的萌芽迹象。

但是我同你相遇，要么太迟要么太早了，我也说不清楚。

你不在时我一切都好。

那个时候，也就是我一直在说的那年十二月初，我劝得你母亲把你送出英国后，就重新拾起、再度编织我这支离破碎的想象之网，生活也重归自己掌握，不但完成了《理想丈夫》剩下的三幕，还构思并几乎完成了另外两个完全不同的剧本，《佛罗伦萨悲剧》和《圣妓》。

而这时，突然之间，不召自来，不请自到，在我的幸福生死攸关的情形下，你回来了。

那两部作品有待完稿，而我却无法再提笔了。

创作它们的那份心境永远也无法失而复得了。

你本人现在已有一本诗集出版，会承认我说的全是真话。

不管你承不承认，这都是你我友谊的核心里一段不堪回首的真事。

你同我在一起时便绝对是我艺术的克星，而竟然允许你执拗地隔在我和艺术之间，对此我羞愧难当，咎责难辞。

回想起来，你无法知道，你无法理解，你无法体谅。

而我一点也无权指望你能做到这些。

你的兴趣所在，不外乎餐饭和喜怒。

你的欲望所寄，不过是寻欢作乐，不过是平平庸庸或等而下之的消遣享福而已。

这些是你稟性的需要，或认为是它一时的需要。

我本来应该将你拒之门外，菲特别邀请不得登门。

我毫无保留地责怪自己的软弱。

除了软弱还是软弱。

半小时的与艺术相处，对于我总是胜过争整天地同你厮混。

在我生命的任何时期，对我来说任何东西只要与艺术相比，便无足轻重了。

但就一个艺术家而言，如果软弱使想象力瘫痪，那软弱就不亚于犯罪。

我还怪自己让你给带到了经济上穷困潦倒、信誉扫地的穷途末路。

我还记得1892年10月初的一个上午，同你母亲一道坐在布莱克奈尔秋风渐黄的树林里。

那时我对你真正的性格知道得很少，有一次在牛津同你从星期六呆到星期一，而你来过克莱默同我呆了十天打高尔夫球。

我们的话题转到了你身上，你母亲开始跟我说起你的性格。

她说了你的两大缺点，你虚荣，还有，用她的话说，“对钱财的看法大错特错”。

我清楚记得当时我笑了，根本没想到第一点将让我进监狱，第二点将让我破产。

我以为虚荣是一种给年轻人佩戴的雅致的花朵；至于说铺张浪费嘛——我以为她指的不过是铺张浪费——在我自己的性格中，在我自己的阶层里，并不见勤俭节约的美德。

可是不等我们的交情再长一个月，我便开始明白你母亲指的到底是什么。

你孜孜以求的是一种挥霍无度的生活，无休无止的要钱，说是你所有的寻欢作乐都得由我付账，不管我是否同你在一起。

过些时候这就使我的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。

你抓住我的生活不放，越抓越紧。

总而言之，你的铺张挥霍对我来说是乏味透顶，因为钱说真的无非是花在口腹宴饮，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乐上。

不时的让餐桌花红酒绿一下，可说是件赏心乐事，但你的无度却败坏了所有的品味和雅趣。

你索取而无风度，接受而不道谢。

你养成了一种一心态，认为似乎有权让我供养，过着一种你从未习惯过的奢侈生活，而因为这一点，

## &lt;&lt;自深深处&gt;&gt;

如此的奢侈又让你胃口更大。

到后来要是在阿尔及尔的哪家赌场输了钱，第二天早上就干脆拍个电报到伦敦，要我把你输的钱如数存到你银行的户头上，事后便再也不见你提起。

我告诉你，从1892年秋到我入狱那一天，看得见的我就同你以及为你花了不止5000英镑的现金，还不算付的账单呢。

这样你对自己所坚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，就会明白一二了。

你认为我是夸大其词吗？

我与你一起在伦敦普普通通的一天的普普通通的花销——午餐、正餐、夜宵、玩乐、马车及其他——大概在12至20英镑之间，每周的花销相应的自然也就在80到130英镑之间。

我们在戈灵的三个月，我的花费（当然包括房租）是1340英镑。

一步一步的，我不得不同破产案的财产管理人回顾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。

太吓人了。

“平实的生活，高远的理念”这一理想，当然了，你那时还无法体味，但如此的铺张奢侈却是令你我都丢脸的一件事。

我记得平生最愉快的一顿饭是同罗比在索赫的一家咖啡馆吃的，所花的钱按先令算，数目同你我用餐时花的英镑差不多。

同罗比的那顿饭使我写出了第一则也是最精彩的对话。

意念、标题、处理方式、表达手法，一切全在一顿三法郎半的套餐上敲定。

而同你的那些挥霍无度的餐宴之后，什么也没留下，只记得吃得太多、喝得太多了。

你的要求我频频迁就，这对你很不好。

你现在明白了。

我的迁就使你更经常地伸手索要，有时很不择手段，每次都显得粗鄙低下。

太多太多次了，宴请你而不觉得有多少欢乐或荣幸。

你忘了——我不说礼貌上的道谢，因为表面的礼貌会令亲密的友情显得局促——我说的不过是好朋友相聚的雅趣、愉快交谈的兴致，那种希腊人称之为的东西；还有一切使生活变得可爱的人性的温馨，像音乐一样伴随人生的温馨，使万物和谐、使艰涩沉寂之处充满乐音的温馨。

虽然你也许觉得奇怪，一个像我这样潦倒的人还会去分辨这样丢人和那样丢人的不同，但我还是要老实地承认，这么一掷千金地在你身上花钱，让你挥霍我的钱财，害你也害我；做这等蠢事对我来讲、在我看来，使我的破产带上了那种庸俗的由穷奢极欲而倾家荡产的意味，从而令我倍加愧怍。

天生我材，另有他用。

但是我最怪自己的，是让你使我的道德完全堕落。

性格10的根基在于意志力，而我的意志力却变得完全臣服于你。

听起来不可思议，但却是千真万确。

那些接二连三的吵闹折腾，在你几乎是出于肉体的需要，可同时又使你的心灵和肉体扭曲，让你变成一个别人不敢听不敢看的怪物；你从你父亲那儿继承的那种可怕的狂躁，使你写出令人恶心的书信；你对自己的感情完全失去控制，要么郁郁寡欢长久的不言不语，要么如癫痫发作似的突然怒发冲冠。凡此种种性格扭曲、狂躁和情感失控，我在给你的一封信中都已提及——这信你把它随便丢在萨瓦伊或哪家旅馆，而让你父亲的辩护律师得以出示给法庭——那信中不无悲怆地恳求过你，假如你那时能认识什么是悲怆的心情和言辞的话——我说，这些就是我为什么会对你与日俱增的索求作出致命让步的根源所在。

你会把人磨垮的。

这是小的胜过大的。

这是弱者的暴政压过了强者，在一出剧本的什么地方我说过这是“唯一历久不衰的暴政”。

而这又是无可避免的。

生活里，每一种人际关系都要找着某种相处之道。

与你的相处之道是，要么全听你的要么全不理你，毫无选择余地。

出于对你深挚的如果说是错爱了的感情，出于对你禀性上的缺点深切的怜悯，出于我那有口皆碑的好



## <<自深深处>>

心肠和凯尔特人的懒散，出于一种艺术气质上对粗鲁的言语行为的反感，出于我当时对任何事物都能逆来顺受的性格特征，出于我不喜欢看到生活因为在我看来是不屑一顾的小事（我眼里真正所看的是另外一些事）而变得苦涩不堪的脾气——出于这种种看似简单的理由，我事事全听你的。

自然而然地，你的要求、你对我的操控和逼迫，就越来越蛮横了。

你最卑鄙的动机、最下作的欲望、最平庸的喜怒哀乐，在你看来成了法律，别人的生活总要任其摆布，如有必要就得二话不说地作出牺牲。

知道大吵大闹一番你就能得逞，那么无所不用其极地动粗撒野，就是很自然的事了，我毫不怀疑你这么做几乎是无意识的。

最终你不知道自己急急所向的是什么目标，或者心目中到底有什么目的。

在尽情利用了我的天赋、我的意志力、我的钱财之后，贪得无厌的心蒙住了你的眼睛，竟要占据我的整个生活。

## <<自深深处>>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千年文学产生了远比王尔德复杂或更有想象力的作者，但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魅力。无论是随意交谈还是和朋友相处，无论是在幸福的年月还是身处逆境，王尔德同样富有魅力。他留下的一行行文字至今深深地吸引着我们。

——博尔赫斯 综观这位才子的一生，真身早已衰朽，但其画像，也就是他全部作品超凡拔俗的风格，一世纪后仍顾盼自得，不可磨灭。

——余光中 读他的作品的人不必过分计较他摔下来有多痛。人生那出戏匆匆落幕了，他笔下那份天才倒是应该一代一代“申报”下去。

——董桥

<<自深深处>>

编辑推荐

《自深深处》中文豪、才子、艺术家、滥情者 狱中骇世绝笔 “不能说出名字的爱” 感动欧洲的世纪情书 谱成曲谱传唱百年

<<自深深处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